

李哲腦斯基氏之祕錄

李哲腦斯基氏之祕錄

德國欲貫徹武力主義之鐵證

英國之極力維持和平

德國前駐英國大使李哲腦斯基王爵著此祕錄。其本意不願後世人以釀成此次血戰之大罪。加諸其身。故祕錄所記。於種種引起大戰之事實。彌不詳盡。一讀其書。即可恍然於孰應尸其咎者。李王爵之著此祕錄也。在十八閱月以前。脫稿後。共繕成五六份。而其一不幸落於柏林外交部之手。李王爵遂受刑事犯之處置。其事曾詳見上海字林西報專電中。其一則傳入瑞典。由該國政治日報將祕錄中緊要各節。刊登報端。旋復由英國刊印。轉送各處傳觀。於是上海字林西報。乃得與日本各報紙。同時刊載焉。

初李王爵曾致函德國首相。備述一千九百十六年所著某種記錄被人發表之情形。內稱余以此項記錄。示政界友人某某等。當時諸人均誓守祕密。詎有某君不令余知。竟昧然以此記錄示德參謀處某武員。某武員者。非余素識而極注意於此事者也。遂不願記錄關係



之重輕。遽抄錄多通。遍示余所不識者多人。及余知之而欲將記錄收回。已無及矣。諸友負人。致釀巨禍。余尸其咎。百口莫辯。荷外交部而欲加余以國法。亦所甘也。自茲事發現後。余與外交部頗相接近。曾設法令此記錄不再流傳他處。然力有未逮。亦徒負疚終身而已。李王爵述引起塞爾維亞國哀的美頓書之詳情云。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杪。余奉德皇命。赴基爾賽帆舟會。隨侍德皇。當數星期前。英國牛津大學。適以名譽博士學位相贈。德國駐英大使之得此學位者。惟彭生氏及余二人耳。余在德皇之御舟流星號。途中即聞奧太子被刺事。德皇聞之。不怡者累日。且喟然謂前此曾費幾許心力。方得與太子贊成其主張。今奧太子既暴崩。則種種心力。均擲諸虛牝矣。其時德皇主張對待塞爾維亞。是否決用嚴厲政策。不敢斷言。而余則以所聞維也納消息。多非實情。尙以爲此事無關重要也。未幾。余方悉奧國貴族實以奧太子之死。大爲欣幸。卽如同在德皇御舟之奧國屠恩伯爵。於是日天色晴明。海光如鏡。正多怡情悅性之機。而竟伏處艙中。如病暈船。及聞奧太子消息。卽霍然而愈。其爲過悲之反感耶。抑以欣幸而然耶。則非他人所知矣。

德皇宮殿之議案

余抵柏林後。進謁首相霍爾韋格氏。告以現在德英兩國邦交日密。是以外交形勢頗足滿意。且法國內閣中。亦多主張和平者。尤足欣幸。余進言時。以爲首相聞之。必大欣慰。詎知事竟不然。首相力稱俄國之專力軍隊。極爲可慮。余未明意旨。復謂俄無攻德之理。卽有其事。亦決不能得英法之協助。俄國方面。當可無慮。次謁副祕書齊美博士。其時博士適充國務祕書亞哥氏之代表。余從博士口中。得悉俄國將加練新軍九十萬人。博士述及俄國屢梗德國之進行。頗爲忿恨。且謂其中尙含有商業上之困難問題云。

其時余確未知摩爾得克將軍已預備作戰。惟聞德國駐奧大使因勸奧國以和平態度對待塞爾維亞。致受吾政府之斥責而已。

余繼赴西利西亞。後卽起程返倫敦。道經柏林。勾留僅數小時。卽聞奧國已決計用嚴厲手段對付塞爾維亞。以洩忿忿而防將來。當時余因未知其關係之重要而竟忽視之。實最不幸事也。在余初意。以爲此事決不發生何等惡果。雖俄國因此牽入旋渦。苟有調停者。必可了此一切。直至今日。方自知見事之淺。而悔未滯留柏林。直言政府若主張用武力解決斯問題。余必不與聞也。

繼而余又得悉七月五日宮殿之議決案。同時又接奧京維也納來函詢問。駭而調查。始悉貫澈武力主張。實已得德國之完全贊同。德國政界人物。且謂卽與俄國宣戰。亦屬無礙。駐倫敦之匈奧大使所接本國通告書。其言亦相同。未幾而國務祕書亞哥氏赴奧京與奧外相討論辦法矣。

覆次。余接本國政府訓令。命余運動英國各報紙。勿反對奧國以嚴厲對付塞爾維亞。并請各報贊同奧國之進行。願余以年前奧國併波斯尼亞省時。巴爾幹爭端發生。塞爾維亞聲言在該地應有各項權利。英國輿論對於塞國極表同情。又希臘意大利兩國爭獨立自由時。英國之熱心贊助。各種事實。均歷歷在目。明知運動各報。決無效驗之可言。是以不能不對於本國政府有所勸告也。同時余又急以此項政策之危險。運動且無把握之語。警告政府。且求政府轉勸奧國。務以和平爲主。蓋戰局一旦成爲事實。則影響所及。未可逆料也。此警告上政府後。未幾卽得亞哥氏復言。謂俄國方面之爭執。當然不免。惟德奧兩國。愈形親密。則俄國自不敢進行。且奧國久以我國之無精神爲言。此次事起。焉能不爲相助。而俄國輿論。仇德日甚。是以雖知冒險。亦不得不一試矣。是言也。旋經余之調查。始悉亞哥氏實

以駐俄京德國大使所報告。謂俄國無論如何。決不發動之言爲根據也。

此次報告到後。奧首相乃極力進行。然余則尙冀藉英外相葛雷貴爵在俄國之勢力。由英國出面調停。以維持和平。故力懇葛雷氏設法勸告俄國。對於奧塞之爭。務以和平爲主焉。

逆耳之忠言

初時英國各報紙。對於奧國。議論頗持友視。極主和平。蓋奧國太子之被刺。全國爲之不平也。惟後來輿論。漸以兇犯。自應加懲辦。然卽欲藉爲口實。而提出政治問題。則於理實未合。故皆以奧國對於此案。應和平處理。及奧國以哀的美頓書致塞爾維亞後。除由奧國給以津貼之程度報外。（該報之受奧國津貼。曾由官中正式否認）其餘各報。一致責奧國之無理。而各國亦逆料此事將引起全世界之大戰。不作此想者。恐祇維也納柏林兩處而已。其時俄國態度。已極強硬。大局顯示危象。然英外相葛雷氏。猶力勸塞國以和平之辭答覆奧國哀的美頓書。塞國居然勉強聽從。塞國首相。亦聲言奧國所開各項條件。無不可以承認。惟書尾兩條。應和衷磋商而已。倘是時。英俄兩國。決意欲戰。則祇須迫塞京諸人。力主強硬。而奧國之哀的美頓書。亦不必答復矣。塞國之覆文。曾由葛雷氏與余詳爲斟酌。葛雷氏并

告余注意塞國之和平態度。而余等對於塞國不能承認之兩項條件亦同加研究。磋商調停方法。其時且已議定。邀同法意兩國駐英京公使。公開會議。由葛雷氏主席。協同調停。倘是時各國願免戰禍。則奧太子被刺案。僅數語即可解決。流血可免。而英德之邦交亦可更加親密矣。此項辦法議妥後。余且以戰爭果起。於德國有損無益爲言。力勸本國政府。顧全世界大局。依議而行。無如忠言逆耳。甘蹈危境。則豈余所料哉。余以此項條陳上之本國政府後。卽得覆言。稱其事關於奧國威信。當聽其自處。德國未便加以干涉。末并囑余運動。使戰事不出塞奧兩國之外。其時德國尙肯授意奧首相。勸其對於塞國覆文所開辦法。視爲滿意而承認之。則一天雲霧。早已消散。奈德國緘默。不爲一言。且力促開戰。於是亙古未有之大戰。卽於是時始矣。自德國拒絕調停後。葛雷氏又請吾政府提出解決條件。而政府竟直言搦戰。又謂奧國聲明。決不侵略土地。已屬非常和平云云。葛雷氏聞之。答曰。奧國雖不侵略土地。其所要索條件。亦足以奴隸塞國。而俄國亦必不能忍此。旨哉斯言。夫塞奧交涉。於德並無直接關係。而竟不允從中挽回。遂使德國藉端開釁之私意。明顯無遺。雖由俄國外交總長迭次宣言。其政府實誠意主和。而俄皇親自電懇葛雷氏。力勸和平。意國外交總

長。及駐柏林公使。亦頻頻勸告。及余之急切條陳。而德國政府。悉置諸不顧。力主塞國。應受殲滅之刑。余之進言愈急切。而政府之主張愈堅決。一若決不願余之能與葛雷氏獲得保持和平之功也。於是葛雷氏遂於七月二十九日。發其全世界所注意之勸告書。余復迭次報告政府。不可輕易與法開釁。以勉英國因助法而入戰渦。葛雷氏亦曾以戰事果起。將成亙古未有之慘禍。屢屢爲余言之也。其後各國進行。均極迅捷。奧首相前雖主張極強硬。亦忽變其態度。而願以好意的磋商。和局仍有可保不決裂之希望。而不料德國。卽以哀的美頓書。致送俄國。是德宣戰之計已決。不知俄國之虢候和平解決者。已一星期矣。當此危機四伏。戰禍日迫之時。葛雷氏猶欲設法挽回。八月一日晨。葛雷氏遣其祕書詣余所。述葛雷氏之意見。謂法國倘守中立。而德國能持同一之態度。則尙可免牽入戰渦。余聞言。以爲葛雷氏僅望德國不加兵於法國。初不知其本意。並望德國之對俄。亦須嚴守中立。第余之誤會。實出無心耳。是日葛雷氏於國務會議時。以電話相約。於午後與余會晤。屆時。葛雷氏不及他語。惟力言英必保護比利時中立之地位。而德法兩國。雖未必一定作戰。或須備此戒備云云。其事至此。已成糾紛不解之局。故葛雷氏亦無從再有所主張矣。最不幸者。柏林竟不

肯再待時機。遽作決裂之舉動。(即指侵犯比境)於是法總統波恩格爾氏及比皇先後致函英政府。德國作最後之警告。而英內閣亦議定決裂後之辦法。閣員中之前無成見者。一致贊成。而堅決反對者三人。遂出閣焉。

德國之失信

余至戰機已迫。尙望英之未必決計宣戰。又探悉法國駐英公使。因恐英政府猶豫不前。極抱不安。至八月一日。法總統探問英果有意助法與否。英皇答言。頗游移不決。惟柏林所發聲明戰禍。即在旦夕之電文。已隱指英國爲敵人。則知柏林已決計與英國宣戰矣。

當余未離英京前。曾於八月五日應召。晤葛雷氏於其私邸。覺其感觸甚深。屢言是事。本無不可和平解決。且英國實無制伏德國之意云云。不幸此語竟爲德國政府所宣布。於是英德維持和平之機。乃從此絕。余離英京時。仍爲彼邦人士所敬禮。將起行。英皇會屬侍臣某殷勤相送。且道歉辭。謂英皇不能面余。(與各國已絕交故不能見)實深抱歉。魯依公主亦來函。稱君之離英京。皇族全體。無不爲之惋惜。首相愛思葵之夫人。及其他諸友。均親蒞至。特備專車。送余乘船港口。沿途衛兵駢列。看待之優。雖對他國君主。亦不是過也。余出使英

倫。至是乃告終結。而一究希望和平所以失敗之由。則咎不在英。實德國所持愚拙之政策。有以致之也。

余抵倫敦車站後。奧國駐英公使。攜其屬員。來相握別。尙欣然謂彼或可仍留英京。惟對英人。則謂欲開戰者。實爲德國而非奧國云。

茲事之過去。現已兩年。凡所經過。無不歷歷在心。事後。方悉德國政府。視其公使。不過爲傳聲之具。苟畧參己意。卽爲政府所不容。余乃恍然知余之所以不容於政府也。公正不偏。見機行事者。則仇視之。無才無行者。則優容之。然至僥倖成功時。則又引起反對。余累次警告政府。而政府反以余爲迂腐。爲仇奧。故雖明知三國聯盟政策之愚拙。竟不加以反對。夫列國交際之術。決非持嫻於往來公文。卽謂已盡其能。一切進行。亦當如商店營業。必出以正當。始得良好之結果。此中固萬不能參以愛憎作用也。故政府之行一步。作一事。皆應以顧全大局爲主。而德國之政策。全以德奧土鼎足而三。執爲根據。勢必仇俄。而其影響。遂引起亙古未有之慘禍。果誰之咎哉。

英德之協商

英德兩國雖已屢起齟齬。然至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尙有挽回之機。旋聞英德協商告成。議決由德國簡派才幹明敏者。特使赴俄接洽。使知德國毫無占領韃靼峽及殲滅塞國之意。其時俄國外交總長。已向德國宣言。俄奧若互相和好。必不因法而生讐。由此可知我無親法仇德之成見。駐柏林法國大使。亦向國務祕書亞哥氏。言德國無處處盲從奧國之必要。可知法人不欲我從奧。獲罪於俄。夫以實情言之。德國不必聯盟。不必交戰。所需者。惟能確實保障德國權利及經濟發展不受阻礙之約章而已。俄國倘無西顧之憂。必注其全力於東方。至其時。不必德國干涉。即可使英俄自然而生仇視之念。俄日惡感。亦可相因而生。德國是時。即能提出限制武裝問題。不折一兵。不加一矢。不訂同盟條約。而使奧國受治於德國。今政府反此而行。坐失良機。豈不可惜。余在英京。對於是事。不得已而加贊同。然非出自本意也。蓋明知根本上錯誤之政策。而卒不免因之以獲愆。豈非自招其孽哉。然余返柏林後。覺政府以不受余之勸告。鑄成大錯。致引起戰禍。乃故將種種罪戾。並加余身。官中且四布流言。斥余不應受葛雷氏之欺。謂英既不欲戰。則俄曷不取消動員令云。政府每譽駐俄京德國公使爲材幹明敏。處置可嘉。對余。則多方斥責。然駐俄公使。以八年外交之經驗。

亦謂塞國事與俄國何關。是何言哉。俄塞密切之關係。黃口孺子。無不知之。况大國公使乎。種種舉動。無非英國故布疑陣。以愚人。而余則被愚者耳。旋余又在本國外交部。聞一千九百十六年。戰事必不可免。德國現時。若不積極進行。即使俄國有預備之機。故不如速戰之言。然則德國之所謂不欲戰者。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李王爵又論德國起釁之罪云。吾詳察各國所發表之公文。可知德國實不能逃下列諸罪狀。即德國白皮書。亦不與此意相反。况此書闕遺甚多。足起人之懷疑耳。

(一) 奧塞之爭。與德國本絲毫無涉。而德竟慫恿奧外相進攻塞國。在德國豈不能料及此事。將引起世界之大戰爭耶。明知之而故犯之。其居心可知。至德國於事前。已知奧國哀的美頓書之內容與否。則固毫無關係。不足重輕者也。

(二) 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之間。俄外交總長。曾急切宣言。謂他國倘實行攻塞。則俄國萬不能忍。而德仍拒絕英國之調停。塞國因俄英兩國之力勸。已願勉從承認奧國哀的美頓書之全部。惟請將萬不能承認之兩條。另行磋商。而奧國外相聞知此事。已露滿意之態度。德國非但不加勸解。以成和局。反實行慫恿。使俄議全然絕望。非德之

過。則誰之過耶。

(三)七月三十日。俄國雖已下動員令。然當時猶未進攻奧國。德國卽遽以哀的美頓書送致俄京。七月三十一日。俄皇已切實聲明。在談判期內。軍隊必不進行。而德國竟實行宣戰。綜觀以上事實。可知和議之絕望。實德國爲之主動。是無怪全世界之歸罪於德國矣。

和戰利害之索隱

李王爵論協約各國所持之意見云。德國所用大德國主意之政策。每使強鄰見之而生恐怖。誓非將此項政策取消。當不願卽此休止。蓋其意中已預料此時不貫徹其主張。遽行停戰。雖能和平於一時。而數年以後。要必重見干戈。至是時而國土侵凌。生靈塗炭。豈不可懼哉。各強鄰嘗謂德國信仰脫利斯賓及彭哈地兩氏之政論。務爲窮兵黷武。實則徒見戰之利。而未知戰之害。是言也。吾人聞之。亦不能謂其言之不確。或又謂德國注重武士道。是以古時封建時代之氣象。至今猶存。思想事實。無不偏重於此。蓋亦確切不移之論也。德國人民在學堂時。已養成一種好爲決鬪之志。及入社會中。更無不以此種思想爲前提。觀撒勃恩村撒勃恩者本爲法境德國一千八百七十年所奪得者也。雖已歸德四十餘年。其人民念法仍想戀不捨。曾有德國某軍官經其地。發見平民一老翁對己不立正。示敬。竟拔

刀殺之小民訟之官而法庭判斷則口軍服之辱費無具於地。所發現之慘劇。足令鄰邦見德人之重視軍權。雖棄置民權。亦卽不顧。是以軍事主義。已成爲德國唯一之學說。而爲政策之根據。回覘他國。則民權主義。勢漸擴張。軍事主義。久已消滅。故德國所用諸政策。若在他國久已無立足之地矣。以上事實。凡與德國爲敵者。恐無不作如是想。亦不能不作如是想。蓋各國固知德國現雖鼓勵實業。創設社會事業。僅表面耳。其黑幕中。無不以專制主義爲樞紐。故敢謂敵國之唯一目的。必爲以民主主義輸入德國也。

李王爵既述戰事未實現以前種種經過之事實。復論德國之將來。所言頗抱悲觀。李氏之言曰。交戰已閱兩年。德國至今欲完全戰勝協約諸國。而迫彼等爲無條件的投降。恐已無此權能。惟彼此讓步。則和平解決。或尙有望。而欲成此舉。當以退出所占領之疆土爲根據。蓋久據不還。終非妥局。恐其後必蘊釀無數之戰爭。而爲吾德之弱點矣。此後敵國團體中之黨爭。或有所萌芽。德國亟宜促成之。則和平或可有希望。惟德國政策謬誤之處。正不止此。如對於波蘭之計劃。德國雖視爲有利可圖。而在他國心目中。正以爲此舉之不正當。不啻破壞比利時之和平。侵犯比利時之權利。此外如潛艇政策之殘暴。更無論矣。德皇演說嘗

謂吾國日後當以航業爲發達之機關。善哉斯言。則又何必更欲占領波蘭比利時、法蘭西、及塞爾維亞、諸國耶。質言之。德國之種種政策。實與古時羅馬及奧國專制時代。如出一轍。或謂其與英國之殖民主義相同。則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三國同盟之政策。完全爲復古政策。其不能通行於今日而藉以張大其勢力。固無可諱言者也。若欲以德奧土組織中歐洲鼎足之強國。恐爲海市蜃樓。卽柏林達巴格達之鐵道。亦吾德商界之夢想耳。余非奧意塞諸國之讎。而作此論者。蓋以三國同盟政策。實足以阻抑德國正當主義之發展。而能陷德國於不可自解之境。奧國每欲持此項政策。肆其欲於東方。然使戰事果起。於德國有何佳果。年前余曾有歐洲臘丁種族各國他日之對英。將如南美洲諸國仰視合衆國之鼻息。至英國人種之思想必輸入其腦中。而法國與西班牙政治。亦將步英國之後塵。在亞洲則日俄兩國。將擴張其勢力而控制之。惟南部（指印度）或可屬之英國。至其時全世界大權。將由英美日俄四國分握之。至德奧將孤立而無援。蓋是時制勝之利器。非爲政治與兵力。而爲思想與商業。不但此也。非洲各共和國亦必與澳洲相同。而入英國之手。德國則以引起世界大戰。失其建設殖民帝國之機會。惟英國轉可乘此時機。達羅地斯氏之擴張其

版圖勢力以救人種之大志願也。記者曰：李氏斯言。雖極意描摹英美之發達。無如未來之事。非世人所能預測。惟拭目以觀將來耳。

英國之友視態度

李王爵所著歐戰前之英德邦交論。亦饒趣味。德人每稱英之遇德。仇視其殖民地之推廣。嫉妬其海軍之興盛。艷羨其商業之發展。因此種種。甚至不願德國立於世界上之優勝地位。德國之爲此說也。以爲藉此可卸其挑釁之嫌。而加諸英國。李王爵則直以此說爲毫無根據。力言英國無處不以友誼遇德國。卽以殖民地言之。英國嘗與德國畫定非洲及小亞西亞兩處勢力範圍。各不相犯。以杜爭執。又論葛雷氏之優視德國云。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英德兩國以葡萄牙對於非洲殖民地。已無意推廣及整理。故由英德兩國得葡國之許可。委巴爾福氏及德國駐英京大使。合訂祕密條約。將葡國非洲殖民地之經濟及政治權利。與德平分。在葡國久思售此殖民地。以整頓本國之金融。然其時葡國幾完全處於英國勢力之下。是以所訂密約。於各項彼此應享之權利。條列甚明。此約表面。專爲維持葡國之獨立。而使之可以藉此整理其國內之財政。至後來之重行談判。則以原約中有萬不能實

行之處。如劃分地政之類。不得不略加修改。適余持節赴英。繼續談判。其結果則改訂新約中所有條件。無不曲從德國之希望。此則不能不感謝英國之重視邦交也。新約中曾說明安哥拉全省。直至經線二十度爲止。全歸德國。於是德國非洲殖民地自此直達康哥省矣。此外如赤帶以北聖多姆及潑令西波兩島。亦改屬於德。惟兩島地勢實在法國勢力範圍中。法國因是曾提起外交干涉。英國亦曲從德國之意。以摩散比克北部邊境相讓。可知英國雖不願德國在北海一方獨占勢力。然亦不願以力壓迫。甚至不惜以各處殖民地中讓德居先。冀以分德國注力於北海之念。其設計不得謂之不委婉。而其用心亦不得謂之不懇切矣。又如英內閣某閣員。亦曾向余以英國決不嫉視德國殖民地之發展爲言。由是以觀。則英之對待德國。全以友誼出之。已昭昭明矣。

功虧一簣

初。英國主張。擬以康哥省訂入約中。讓德國以所有之權利。俾其在康哥省。亦得發展經濟之機會。德國以恐礙比國之權利爲言。却之。究其實在原因。殆不願蹈滿而受損之弊耳。夫此項密約。其真意在瓜分葡屬殖民地。以德國論。所獲權利。新約實優於舊約。即各條所附

轉語。範圍之闊大。幾處處可由德國自行決定。是在表面之葡國。雖附屬於英。使德國而果能交歡於英。則英國亦未始不肯讓步。而使德國處處達其目的也。且新約議妥。未及簽字之前。英國商人曾有向政府請求。許其赴約中各殖民地。投資營業者。英政府均以地處德國勢力範圍拒絕之。由此更可知英國之保護德國所有權利。固甚力矣。英皇於一千九百十三年五月間赴柏林時。該約已完全磋商妥貼。即在柏林開談話會。由德前首相伯斯門霍爾韋格氏主席。時余亦在座。當英皇前。發表德國種種之希望。及余抵英京。遂由使署參議古爾門氏及英外部派克氏協助。又將最後要求之主張。加入約中。未幾。余即告假他去。此約乃中止。其實在一千九百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余尙未離英京。倘德國願將該約簽字。亦未始不能由葛雷氏及余發起促成之。無如政府意殊不願。故余亦未便貿然從事也。

未簽字之條約

距此一年之後。戰事尙未開始。余奉政府命。將該約簽字。然終未實行。而葛雷氏則謂簽字固無不可。惟德國須允其將一千八百九十八及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兩條約同時發表。蓋英國以與他國訂立密約。爲破其先例。且有效力之條約。決不能不發表。然同時亦有轉圓

之語。謂發表之時日與方法。德國自定之。英國亦無不樂從。惟發表時日。不得過簽字後一年而已。不幸余之交涉成功。竟爲本國外交部所嫉視。加以其時霍爾斯汀適欲攫余之位。力稱倘令葡國見此條約。將來決不肯再有讓步。如果發表。則德國殖民地之權利。將大受其影響。藉此言以爲攻擊。其實英葡邦交極密。前次英德密約。葡國固知之已審。可見其說之謬矣。且英國在葡京之勢力極鉅。葡國雖不願。亦不敢反抗也。諸人見此說不行。乃重爲他項反對之辭。以致余雖迭與葛雷氏接洽。而本國政府終不允簽字。其結果竟與英國駐德大使高斯陳氏重行訂定。竟廢去新約。而仍以舊約爲有效。一轉移間。國家所得額外之權利。以及余年餘之苦心。皆以嫉功之故。而付諸流水矣。

一千九百十四年春。余在使署設宴。英國理藩大臣亦在座。卽以英德殖民問題。糾葛太多。萬難任其自然。應卽設法澈底解決爲言。余遂以其事報告。而政府竟有令余不得再行干預此事之命。殊使余詫異莫名。時至今日。深悔不於當時親赴柏林。一見德皇。卽行提出辭職。然而其時。余因以爲本國諸要人。或尙可以與余重歸於好耳。嗟乎。一念之差。不數月間。卽受囹圄之苦。不亦哀哉。

巴格達問題之談判

李王爵又論英德對於巴格達之問題云。非洲殖民地問題之談判。方在進行中。同時余曾會同果爾門氏與英國談判巴格達鐵路條約。此約本意在將小亞西亞劃分勢力範圍。惟以此舉與土耳其皇之權利牴觸。故未宣布。葛雷氏且屢次明白宣言。英法兩國於瓜分小亞細亞。並未密訂條約。而英德條約中。凡屬經濟問題。概與土國大使哈基氏當面談判。而議決案則悉以德國銀行之希望爲根據。在葛雷氏讓步之最重要者。則爲容德國加築巴格達至巴斯拉港口之鐵路。蓋德國因欲開巴斯拉及地中海邊阿立山大兩處之交通也。故要求此項權利甚力。凡提格利斯河下流之運輸事。則由萬國委員共同主持之。德國又於巴斯拉築港事。亦得獲一部分之權利。并於提格利斯河上獲得運輸之權。該河運輸權利。本爲英國靈區公司所獨有者也。此約定後。自米所波太米亞全省直至巴斯拉爲止。皆劃入德國勢力範圍之內。倘以上所述兩條約。均經簽字而發表。則素稱英德兩國。萬不能協同進行者。將閉口無言矣。

德國之海軍

李哲爾斯基氏之秘錄

李王爵又論英德海軍之競爭及商業之關係云。英德兩國之海軍問題。確爲最難解決者。夫德國之在北海東岸。組織巨大海軍。遂使向稱陸軍最盛之國。一旦易而爲海陸兩軍最盛之國。則使英國爲之不安。固毫無疑義。蓋英國本部。版圖狹小。素恃海軍世界無可比擬。故能維持其獨立。今見德國之海軍。忽超英國而過之。乃不能不竭力擴張。以相抵抗。於是英人之擔負。則愈重矣。英國之所以恐慌者。實因德國種種舉動。常有肇釁之意。而使英國之世界地位。逐漸危險。如摩洛哥爭端及波斯尼亞問題發生時。上項情形益爲顯露。於是英國乃不能不與法俄攜手。以爲預備。夫英德兩方爭執之點。倘僅屬海軍。則英國亦未必遽爾言戰。或有謂英德之戰。竟以海軍問題之故。其言固不免於牽強附會。然余始終則以德國倘無枝節要求。而專心於和平政策。則英德兩國。雖有海軍問題之爭執。亦決非不能互相友視者。惟因海軍問題而起爭執。固無可諱言者也。是以余素不願言之。及於葛雷氏談話。亦未一提及。此葛雷氏在某次閣議時。所以有現任德國大使從未對余提及海軍之言也。當余在英時。英國前海軍大臣邱啓爾氏。發起英德海軍部各停止新造炮艦問題。爲節省經費及曲從自由黨之和平主義起見。停止擴張海軍一年。葛雷氏並未以此項

主張正式告余。惟邱啟爾氏則屢爲余言之。邱氏之主張。心意虔誠。余固知之。蓋狡猾與英人之本性實相反也。第此舉果能成功。人民之擔負則減輕甚鉅。當無人不感邱啟爾之賜。然而此項主張在事實上。確有萬難贊成之理。其原因則已招致之工人將如何處置。一也。各專門技師之生計將何以維持。二也。已定之海軍計劃。將無從更改。三也。惟邱啟爾氏則力言由海軍項下節省之經費。大可移作他用。此說則余亦贊成。蓋余以爲海軍經費。儘可充發展實業之用也。余嘗以德國偷於減造大戰艦問題。能出以誠意的保證。則英德之邦交。自當更爲密切。夫英德兩國。可以攜手之機會甚多。余在使任。始終以此爲目的。無時不欲乘機而促成之。乃費數年之心力。成功已在目前。而不虞戰事忽起。遂使計劃悉成畫餅。殊可惜也。

誠意保愛和平之人

他人嘗謂英德以商業問題。互相嫉視。實未測真情之謬論也。德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年戰後。經營商業。極力進行。數十年後。形勢上頗足與英國對峙。甚且有超過之現象。英國當然懷懼。然同時英貨之入德國者亦日加多。已不啻交換其利益。此理余於演說時。曾屢

言之。因商業之關係。德人乃漸忘他種目的及思想。而專事於求好於英國商人。藉以得彼此之利益。英人之素性。隨遇而安。見德人刻意交歡。亦願在商業上。增進德國之利益。讀者至此。當可明此次戰爭之孰應尸其咎矣。

李王爵祕錄篇末。附有鉛筆所繪之英國政界各要人。如葛雷氏愛思葵氏之肖像。下註此二人者。最富於和平思想者也。然而思想與事實每不能相容。故世界大戰爭之慘禍。終不能免於今日。吾讀李王爵之論。不禁感慨係之矣。



